

《我的前半生》：
云淡风轻不言输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近日,由作家亦舒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虽已收官,但本剧所引发的话题热度依旧不减,被视为本年度现象级电视剧。

小说《我的前半生》是亦舒致敬鲁迅先生《伤逝》的作品,三部作品的女主角皆叫子君,故事背景分别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同时代,子君不一样了!然而电视剧之于小说,从沉寂精致到众声喧哗,总有一种“美则美矣”的感觉!

娜拉走后怎样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做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从易普生的话剧《玩偶之家》谈及娜拉出走后的命运。娜拉系《玩偶之家》的女主角,该故事讲了她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

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剧,鲁迅先生认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故他在演讲中指出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两年后,鲁迅在中篇小说《伤逝》中,续写了娜拉出走后的故事,敏锐地发现隐藏在恋爱婚姻自由背后的危机,故事最终也以一“伤”一“逝”结局。亦舒则从《伤逝》中找到灵感,重写了涓生与子君的结局,给了娜拉第三条出路——有事业、更坚强、更美丽、被更值得的男人爱。

女性自我觉醒是好的,可无论哪个时期的娜拉,出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现实的问题。在《伤逝》的时代,子君找不到工作,自然以死结局。相比之下,在八十年代的香港与新时代的上海,子君能够逆袭,首先应该感谢时代给了自己可以自食其力的机会。

亦舒女郎千变万化,有章小蕙式的玫瑰,也有施南生样的蒋南孙,燕瘦环肥,或美艳,或干练,但为人处世很是强调姿态好看。“人要脸,树要皮。一个女人失去她的丈夫,已经是一最大的难堪与狼狈,我不能再出洋相。”这是子君的内心独白。

美剧《傲骨贤妻》中的Alicia也曾面临处境类似的艰难时刻,丈夫原是州检察官,后被揭发召妓及贪污丑闻而被收监,自己不得不重返职场,从初级律师做起,扛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影视作品中,无论是子君,还是Alicia,通过工作,再次重拾人生,命运



也由此改写,那么工作对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活泼有生机的美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因其大红大绿的高饱和和色着装,被许多书迷吐槽这是假的亦舒女郎。小说中的子君打扮得宜、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品味不俗,穿开司米呢长裤,还要把裤脚钉起,审美俱佳,所以日后才能挖掘天赋,成为一名陶艺家。

虽然电视剧与小说中的子君品位相差较大,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离婚后的子君看上去更美。“以前你四平八稳,像块美丽的木头,一点生命感也没有,现在是活生生的,眼角带点沧桑感。”小说中借由唐晶、涓生讲出了子君的变化,到了电视剧里,贺涵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花瓶没有攻击性,生龙活虎才最危险”。

被锦衣玉食滋养的子君是全职太太,家务由保姆打理,取悦丈夫是她唯一的工作,换言之,那时的子君美则美矣,却没有灵魂,没有独立之思想与精神,只是丈夫的附属品。工作后,虽是粗茶淡饭、从早忙到晚,却有了有股精气神,正是这股顽强的劲,让子君变得有生气,不再是可爱的塑料花。

与一般的影视剧不同,《我的前半生》中的人物扮相也颇受关注,尤其是唐晶的衣品更是广受赞叹,被视为亦舒女郎应有的样子。对许多70后女性来说,她们的审美教育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女作家们完成的,琼瑶女郎是长发大眼清纯系,三毛是长袍旧绸子的潇洒不羁风,亦舒则示范了都市女郎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进入飞速发展黄金时期,也因此有“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美誉。小说《我的前半生》便是描写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社会,如唐晶般的独立女性投身中环,从事金融贸易工作,并逐渐成为大公司的中高层,多金、有品,亦舒写的便是这些女性的故事。

70后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的一代人,到了九十年代,内地经济飞速发展,这代读着亦舒的书长大的人,也开始步入职场,

《我的前半生》剧照

亦舒女郎、香港TVB电视剧给了她们有关职业女性借鉴模仿的范例,故电视剧的背景也挪到了上海陆家嘴。女性不再以离婚前的子君为榜样,而是向往唐晶的职场走路带风、回家懂得享受生活,既豪爽,又精致,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缺了小说的掷地有声

子君与Alicia都是靠朋友的帮助获得重返职场的第一份工作,不同的是,电视剧中子君的朋友会开外挂似地一路助攻,Alicia大多数难关还是要靠自己打怪升级。许多中国职场剧最后都会变为打着职场的幌子谈恋爱,女主角总是有用不完的主角光环,男一号、男二号会齐心帮助她摆脱困境,陷入“女主”戏的套路。

比起经济独立,女性更需要人格独立,这种独立不是完全排他,而是有底气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并勇于为这种选择买单。不同于小说中层次更丰富的唐晶,电视剧中唐晶塑造得比较脸谱化,使得贺涵爱上感性、惹人怜惜的子君,更显顺理成章。

从古代女性的“三从四德”,再到现代女性的“头顶半边天”,中国女性虽然经济地位、就业率名列前茅,但仍然活在男强女弱的固化审美中,就像电视剧中子君逆袭更多是依赖贺涵的帮助,而非自我内化的崛起,甚至子君想要变得更好更努力,也是为了值得贺涵对自己的帮助。

从“女为悦己者容”到“女为悦己者奋斗”,电视剧中子君的逆袭不是自我觉醒,而是从取悦一个男人的审美到满足另外一个男人的喜好,无论是做家庭主妇,抑或职业太太,其本质并无差异。诚如百余年前,鲁迅先生所呐喊地那样,“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在小说中,亦舒给了答案,子君有朋友、有发自内心喜欢的事业,有勇敢的心、有不怕艰辛的智慧。还有一个旗鼓相当的闺蜜唐晶,在阳光下、在雾气中,脸上都有有一层晶莹的光采,那么愉快,那么自然,那么风轻云淡。她们是一样的姿态,不言输亦不言老,掷地有声! **固**



除了自爱自强 其它的姿态都不太好看

文海南日报记者 罗孝平

如果看过香港女作家亦舒的小说,就会发现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跟小说除了片名和故事起点,已经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了,有“借壳上市”的嫌疑。

鲁迅在《伤逝》中把离家出走的女主角子君写死了,是在深刻说明娜拉出走之后并不能改变女性依附男性的根本;亦舒却把被离婚的中年家庭主妇子君写活了,变身艺术家依旧活色生香,那是在展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金融腾飞繁荣后女性经济地位和独立意识的阶段性成果;电视剧里子君不但活下来了,而且大发主角光环,一路贵人相帮,打遍天下无对手。

亦舒本是致敬鲁迅作品,特意选取了主角名子君和涓生,电视剧里成了子君和俊生,编剧似是有有意要跟原著小说拉开距离,要用当代千万级人口的巨型城市的情感浪潮,全面跳脱小说反映的上世纪精致的香江风情。

有人认为套路,穿着亦舒的马甲圈钱,但电视剧改编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从这一点上讲,这对文学作品进入可视化通道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亦舒的笔聚焦于独立女性,她笔下的女性姿态都很好看,在尘埃中也能开出花来。小说把一个离婚阔太变成一名重生的职业女性,真正做到了不依靠他人,独立、坚强、自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电视剧里的罗子君找工作、打官司、照顾孩子等事无巨细,都要靠男人和闺蜜来解决,在经济适用男老金和多金孔雀男贺涵之间迂回,她的成长没能摆脱男人的影响,自我救赎总是要通过男人才能实现。而丈母娘薛甄珠的世俗势利、“骗老头儿钱”、劝“什么都有的”唐晶成全贺涵与“没那么能干的”罗子君等,彻底触碰到观众的底线,激化了观众的情绪。这样开倒车的三观,是怎么贴上“励志”的标签的?

当然,对于现实主义作品,如果老拿“三观正不正”来说事,就苛刻了。所以,娱乐而已,大家心里有数就行,若能从假丑恶中反观出真善美最好,还是要以宽松的态度赋予现实题材更多的创作空间。 **固**